

吴为山：让世界感受中国文化的微笑

本报记者 张欣然

今年4月，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被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授予了“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的聘任证书，与莫言、姚明、郎朗等50多位学术大家、文化名家、社会名流一起受聘担任首批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交流使者。对于一个立志要与世界对话、把本民族的艺术精神发扬光大的艺术家来说，吴为山有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自信与崇尚、对自身事业的执着与坚守以及对全人类文明价值的认同，这也是为何有如此之多世界关切的目光投射在他身上的原因。

前不久，在中国美术馆吴为山参加完沈尧伊作品展览的开幕式，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即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邀请展。该展是中国美术馆2016年国际交流系列展中的重要一项，作为总策划的吴为山倾注了很多心力，对每一位院士以及他们的展览作品了然于心，他笑着对记者说：“心中有，记性就好。”

《问道》中的中国之魂

吴为山心中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文化彰显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因此，推动中国文化和当代艺术的创造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是中国艺术家的责任。近30年来，他在内地及港澳台举办艺术展，继而在日本、韩国、美国、法国、英国、联合国总部、意大利巡回办展。他的信念引领着他的艺术创作和追求。

2010年，吴为山赴美国参加“中美文化高层论坛”，在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作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以自己的雕塑作品阐释了人与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价值观，2012年9月，由文化部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于联合国总部大厦举办“文心铸魂——吴为山雕塑艺术国际巡展·联合国特展”。这次展览共展出吴为山的39件雕塑作品，其中有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文化名人系列作品，以获得英国皇家雕塑协会“攀格林”奖的作品《睡童》为代表的人类普遍情怀系列作品，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汇成精神源流，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形成内在的张力，以其美的形成折射出艺术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艺术视野，感染观众。展览以《孔子问道于老子》为核心，两尊象征中国传统文化支柱的雕像伫立在联合国，它告诉世界，老子、孔子的微笑传递着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仁、义、礼、智、信。

在有10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参加的展览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吴为山作品表现了全人类的灵魂。看到中国小女孩的雕像，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期望联合国保护她们的尊严、平等和机遇的女性。而孔子的雕塑则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在儒家传统中长大，儒家思想对我一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至今日，这番话依然是真理。这些作品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更表现了全

人类的灵魂。感谢吴为山教授，你用智慧的双手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作品与世界共享。”吴为山向联合国赠送了其雕塑代表作《上善若水——老子》，潘基文则以大方厚重的颜体书写了四尺整张的“上善若水”送给吴为山，他用中国先哲的文辞、中国的书法艺术表达了对这位中国艺术家、文化使者的尊敬和赞赏。

吴为山的艺术，通过对母与子、文化圣贤和受难生灵的塑造，反映了民族的沧桑，呈现了中国人骨子里渗透着的文化基因，感受到中国人血脉中的仁爱和不屈的反抗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精神及对世界和平的追求。

“对话”中的文化老人

文化创造的原动力是相同的，但文化的表现形式、呈现面貌却不尽相同，所以，文化要交流，通过交流巩固和扩大不同文化的共存基础。因此，吴为山总是在探寻着古代与现代、东方和西方艺术的相近和相似，试图透过这些文化现象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从而找到最佳的文化交流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要靠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精神！

在世界雕塑之都举办雕塑展需要艺术的底气和极大的文化自信。2012年11月，继“联合国展”之后，由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文化部共同主办了吴为山作品巡展。吴为山回忆道，他在威尼斯的一次泛舟中突发奇想：意大利是达·芬奇的故乡，假如中国的绘画大师齐白石在意大利遇上达·芬奇，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话”？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情境？于是，吴为山策划了那场旷古绝伦的中西艺术大家跨越时空的“对话”，当齐白石和达·芬奇两位长髯的艺术大师塑像伫立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时，当地观众都对站在达·芬奇旁边的中国老人产生浓厚兴趣，东方的、中国的、写意的……中国，在齐白石那深邃而慈祥温厚的眼神和长长的龙头手杖中得到诠释。

时任罗马文物局局长波洛如此评价吴为山：“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虚构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和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对话，寓意中意两国跨越时空的文化艺术交流，富有深意，作品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意大利国家博物馆馆长德拉吉说：“吴为山在艺术上讲‘意大利语’，他知道如何把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与意大利的艺术联系起来。看着齐白石、达·芬奇两位艺术大师的雕像，我想到了米开朗琪罗、马里诺·马里尼、贾科梅蒂。吴为山是东方可以与意大利历史上的大师并肩对话的艺术家。”时任罗马美术学院院长季拉尔多·鲁索认为，吴为山的雕塑所表现出的艺术性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与魅力。他的创造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通过他的作品，人们跨越了东西方的鸿沟，达到了艺术高境界的汇通。

这次展览之后，吴为山的组雕《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经意大利国会通过，永久收藏并陈

列于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在这座世界艺术的圣殿中，吴为山在富有诗意的线条里构建了自然生命的永恒，用富有动感的造型表现了民族同胞的面貌，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传播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他的作品《在一条船上——达·芬奇与齐白石的神遇》完美地表现了这次“对话”的神韵：你在船的那头，我在船的这头，我们同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里泛舟。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关注到了作为东方艺术符号的齐白石和中国当代雕塑的新创造，更关注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历史价值。

满面春风走世界

吴为山带着自己的艺术作品“走出去”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更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新形象。通过艺术故事的描述，不仅使世界更多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也使中国的雕塑艺术进一步受到全世界的礼遇。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文化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环境的激励下，吴为山开始了他与世界的“对话”，他的作品逐步“落户”世界不少国家。

上世纪90年代，吴为山作为欧洲陶艺工作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到荷兰学习。在向当时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以及荷兰兰文化官员进行工作汇报时，吴为山的作品——鲁迅、费孝通、齐白石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肖像一经出现，在场不少熟悉这些中国人的艺术大师们就纷纷赞叹这些雕塑的“传神”。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中国文化人物雕塑作品，荷兰王室盛邀他为当时的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塑像。1996年12月6日，荷兰举行了隆重的雕像交接仪式，吴为山在交接仪式上说：“女王的微笑里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她是郁金香国度美的象征。”各大媒体纷纷赞誉道：“中国的贝娅特丽克丝来到了荷兰！”1999年4月16日，女王访华，参观了吴为山大量的作品后，握着他的手说：“你的‘老人’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走出来的。”2006年吴为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作品展时，女王发来贺信。2015年，荷兰国王访华，亲自向吴为山带来他母亲贝娅特丽克丝的问候。女王和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故事成就了一段文化佳话。

从那以后的近20年间，吴为山塑造了很多古今中外杰出的文化名人雕像，并积极推向世界。2005年韩国建立了“吴为山雕塑公园”，将老子、孔子等永久立于韩国，2007年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收藏并立吴为山《孔子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巴黎大学等国外很多高校收藏并陈列了吴为山的中国圣贤立于世界许多国家，他们以温润和悦的微笑向世界问候，向世界传道。

吴为山通过雕塑彰显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对

西方艺术的借鉴，表达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审美理想。2012年，法国美术家协会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了盛大的“国际美术展”颁奖典礼，吴为山的作品《天人合一——老子》获得唯一的雕塑金奖，吴为山成为该国际艺术展览开办120多年来首次获得该雕塑奖项的中国人。《天人合一——老子》是一座高90厘米、宽60厘米、厚52厘米的青铜雕塑，人物身体呈中空造型，内壁用篆书刻满《道德经》，虚空的穹窿寓有“虚怀若谷”意蕴；《道德经》则寓有“满腹经纶”之意。吴为山说：“当代中国艺术只有将传统和生活融渗，才能进入世界艺术的语境，才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锤炼艺术语言，融老子思想和形式于一体，具有视觉震撼和文化穿透力。吴为山对记者说：“获得这样的荣誉，不仅是我个人的努力与成就，还在于中国哲圣老子的感召力量，更在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仪式，中国美术馆和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美术作品展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展出，此次展览的主题是“梦笔新境”。“梦”，不仅仅是中新两国几代艺术家所追寻的艺术梦，也是“中国梦”“新加坡梦”，连接着人与人、国与国；“新”，是“新的境界”“新的时代”“新的未来”。当习总书记询问吴为山在塑造孔子时参照了哪些资料时，吴为山回答说：“在塑造孔子雕像前我做了大量的研究，参照了吴道子的孔子像，古代典章中对孔子的有关描述，特别是《左传》中对孔子的评述，以及我本人对孔子思想的领悟。孔子的整体形象象征着一座文化泰山，从后面看是一座文化丰碑，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孔子面对四海宾朋，满面春风，可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取得如此成就的背后是吴为山异于常人的付出，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孜孜不倦的探求和领悟。访谈过程中，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感恩传统文化的滋养，感谢这个时代的培养，这个时代赋予了中国文化艺术新的生机，让艺术家们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因此，他要坚持不断地将中国人的形象、中国文化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空间。不仅如此，他还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派，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塑造马克思像，以中国艺术家的智慧之手塑造出中国人民所理解的马克思。当德国总理默克尔问吴为山：“你既塑孔子，又塑卡尔·马克思，他们有什么相同点？”吴为山回答：“他们同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人物。”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雕塑艺术的成就将丰富人类文化的宝库，只有对话于世界，才能屹立于世界。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贡献，中国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历史价值，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展示蓬勃发展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任重而道远，吴为山却乐此不疲。



吴为山：国际著名雕塑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雕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获英国皇家“攀格林奖”、2009年获新加坡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2011年获首届中华艺文奖、2012年获法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国际美术金奖、2014年获美国洛克菲勒“RRC首届中国艺术年度人物”、2015年获得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文学博士，韩国仁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院士（FRBS）。2016年获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颁授的“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称号。

吴为山一直以挖掘和精研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生命题，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雕塑创作中的融渗和表现，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雕塑，在世界多国展览，并被重要博物馆收藏。他所创作的近500件中国文化名人系列雕塑被季美林等大师誉为“时代造像”，被国际评论界认为是“中国艺术新精神的代表”。韩国建有他的雕塑公园，南京博物院等建立“吴为山雕塑馆”，罗马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永久安放其作品《齐白石与达·芬奇对话》、《孔子》等。他的代表作《孔子》、《孔子问道于老子》立于世界多个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吴为山作品表现了全人类的灵魂。长期以来吴为山积极推动当代中国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笔墨见真淳——专家点评花鼓戏《齐白石》

本报记者 刘 茜

近日，湘潭市艺术剧院携湖南花鼓戏《齐白石》进京演出并召开了剧目专家研讨会。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剧协、《中国戏剧》杂志社、中国戏曲学院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对该剧创作得失、艺术风格等展开深入探讨。

齐白石曾云：“不慕名利，方可从事于画”。剧目清晰勾勒齐白石从一名乡村木匠成长为一代艺术巨匠的过程，并重点体现了齐白石质朴、执着的精神风采。与以往讨论剧目先从主题思想、演员表演谈起不同，甫一听到剧名，很多专家和观众先发问的是“花鼓小戏，能诠释好世界人名吗？”好在，主创者在创作伊始就曾对此进行仔细掂量。编剧周国兴，导演何艺光的共识是：齐白石一生传奇，故事说不尽。但是用花鼓戏演绎齐白石是适合的，不仅因为他是故

潮音阁

9月24日，一位南方小朋友在央视一档节目中说，他们班目前仅有4位同学会说当地的方言。在场的相声演员李伟健接着披露，过去到上海演出时，用上海话和台下观众互动，会得到热烈回应。而现在去上海演出时用上海话交流，台下的观众反应却很平淡。因为现在的观众已经不是过去的“老上海”了，这些观众大多生活在普通话环境里，日常生活中不再说老上海话了。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方言，这一蕴藏着乡土情怀的语言载体，这一文化乡愁最自然朴素的呈现方式，目前却正处在逐渐消失和异化的尴尬境地。

普通话是中国人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方言彻底抛弃。当前一些地方，尤其是某些乡村地区对传统方言的轻视，是一种令人忧虑的社会现实。比如，很多农村小学改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老师本身所说的普通话却不标准，教出来的学生所说的“普通话”更是五花八门，怪腔怪调。这种“羊肉串味的普通话”被当成时髦，纯正乡音则被认作土气过时的象征，成为嘲笑的对象。甚至有的地区的孩子说起英语来非常流利，让他们说几句家乡话却觉得

土得掉渣而羞于开口。目前，据说某些地方色彩浓郁的方言在当地的青少年中，已经成为了“只会听不会说”的“文化遗存”。

贺知章留下令人难忘的深情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们的乡音里满蕴着乡情和亲情，那些“羊肉串味的普通话”里，怎记得住原汁原味的美丽乡愁？试想，如果豫剧、秦腔、越剧等地方戏曲，都改用普通话来演唱，还会有动听的乡音所带来的那种独特传统韵味和地方风采吗？

前些天，笔者参加了中华诵读大赛的评委工作。大赛总监审项建新谈到专门设立“方言诵读”环节时表示：“‘方言诵读’不仅可以有效地拓宽诵读对象，有效地推动全民诵读，而且还能以乡音的方式回味乡愁，留住乡愁。‘方言诵读’是一种有趣、有效、有意义的‘记住乡愁’的文化传承模式。”确实，乡愁其实就是对故乡的一种温暖怀想，心中牵挂着故乡的亲人，梦中回

乡音无改何其难

高 昌

想着故乡的山水，耳边萦绕着淳朴的乡音。如果乡音都变成“羊肉串味的普通话”，也就相应地淡化了乡愁所特有的那种魂牵梦绕的地道和乡情。

多年前，笔者曾经在一首诗中感叹：“床下边趴着的那鞋，每天顺着普通话走路；床上边折叠的那梦，也在用普通话打呼噜。很想写一首怀乡的诗，但是写不出那份土。”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城镇化进程迅猛推进的当下，乡音所承传的地域文化血脉也显得越来越珍贵，越来越重要。保护乡音，一方面需要加强系统性研究和学术性梳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让乡音继续在合适的地区人群中尤其是青少年中真正运用和传承下来。

乡音好听，乡音情重，乡音无改何其难。只有在动态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在人烟烟火氛围里，乡音才能获得鲜活的生机，才能拥有滚烫的体温和真实的呼吸。

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其名著《伟大的传统》中曾经指出：以简·奥斯汀、约瑟夫·康拉德和D.H.劳伦斯等为代表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是“小说家的难处就在于要勾勒出一部条理分明的作品，同时却也是一幅令人信服的生活画面”，意即“他们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蓝石的短篇小說集《朋友一场》或可被看作是对这一论断的一种诠释。

无论是展示底层社会众生相的《露天小饭馆》，还是以下岗女工被生活所迫去充当伴舞女郎为题材的《冤鬼乐园》，抑或是《公园》里难以启齿的老年人的忧伤，蓝石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带领我们走入一个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世界。由此

人性洞察和恒久眼光

——评蓝石小说集《朋友一场》

刘 兵

带来的阅读感受，就像是在观看一部纪录片，镜头中的人物进进出出，奔走忙碌，演绎着大千世界的浮世悲欢，而作者的笔法却总是像摄像机镜头一样，超然记录着眼前的一切。透过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视听面和声色现场，尤其是那些别有韵味的眼角余光 and 细枝末节，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况味以及创痛和沉思。

从《露天小饭馆》和《冤鬼乐园》的主题、题材，到视角、结构，蓝石都在尝试进行某些自我更新和挑战，蓄意跳出之前几部长篇作品以及类似《朋友一场》、《亲爱的小熊》和《好日子》这些短篇作品的经验化叙述，力图将笔端伸延至更广阔的边缘群像世界。让小说成为时代的听诊器和秘密心脏。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同情的叙事伦理，也不仅仅是批判介入的现实主义锋芒，更有着人性洞察和超越社会历史维度的恒久眼光。

《露天小饭馆》和《冤鬼乐园》都是以特定的空间来进行命名，这里表现出蓝石对当下中国社会百态抽样采撷的某种方法和意图。饭馆、舞厅和公园，既是封闭的舞台，又是敞开的某种中国社会的缩影隐喻，人物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隆起的现实肌体上的肿块，成为某种症候，可堪读者去查验和诊断。首先是公共空间的异已存在和个体疏离。田韶山和王彩霞们苟活于这热闹

孩子考虑，他心存幻想，幻想破灭以后居然又可以按照惯有的行为逻辑去继续自己“窝囊废”的人生。”他天生一副孔武有力的臂膀，究竟为何如此执念于被奴役的人生，难道这么快就忘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了么？”蓝石在小说结尾处的发问，已经不仅仅关乎剧中人物自身，而是指向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于篇小说而言不仅是指个体的天赋机能，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历史文化基因，也即鲁迅一直所致力于的“国民性批判”问题。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拷问，是在《朋友一场》这本小说集中能够看到那种与伟大小说传统之间的一种深层呼应，即“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

另一方面，蓝石的创作与伟大小说传统之间的对话还表现在对于讲故事这门古老手艺的尊重和匠心。在讲故事的技艺方面，小说集中最为抢眼的作品我以为是《露天小饭馆》和《朋友一场》。前者以一种类似散点透视的笔法，在不疾不徐的展开和铺陈中娓娓道来，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却颇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妙趣。而《朋友一场》在一则日常生活的小概率事件中呈现出罕见的叙事张力，虽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惊险刺激的情节，却有强劲的悬念效果和想象空间。